

快读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
旧时曾被封建朝廷列为禁书。

水浒传

原著／施耐庵 罗贯中

经典读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快读丛书

上海大学出版社

快读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之一，
旧时曾被封建朝廷列为禁书。

水浒传

原著／施耐庵 罗贯中
改编／子微

经典读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快读丛书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张天志

责任编辑：丁如明

美术编辑：千 艺 版式设计：季 杰 美编助理：奇 峰 季 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读水浒传/(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子微改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6(2004.9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快读丛书/张天志主编)

ISBN 7-81058-355-7

I. 快... II. ①施... ②罗... ③子...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99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快读丛书

快读 水浒传

丛 书 主 编 / 张 天 志

原著/施耐庵 罗贯中

改编/子 微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200436)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66135211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64 印张 5 字数 185 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 101—10 200

ISBN 7-81058-355-7/I·027

定价:10.00 元

第一章 端王府高俅初发迹

话说宋仁宗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殿前太尉洪信奉皇帝诏命，带了御笔诏书和御香，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至京祈禳瘟疫。

洪信来到信州，由地方官员迎接，送到龙虎山下，再由上清宫道众鸣钟击鼓，香花接引，来到上清殿上。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禀说：“祖师住在龙虎山顶茅庵中，修真养性，贫道等平常也见不到祖师的面。”太尉说：“眼下京师瘟疫盛行，天子特遣下官来请天师，以禳天灾，怎么才能见到天师？”真人说：“除是太尉一心志诚，沐浴更衣，自背诏书，独自步行上山，叩请天师，或许得见。”太尉说：“便依你说，明日绝早上山。”

次日五更，洪信沐浴了，换一身新鲜布衣，脚穿麻鞋，吃过素斋，用黄罗包袱将丹诏背在脊梁上，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只见山凹里起一阵怪风，松树背后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洪太尉叫声：“阿呀！”望后便倒。那大虫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却望后山坡跳下去。洪太尉唬得如重风麻木，一盏茶时，方爬起来。又行过三五十步，

山边竹藤里又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似的蛇来。太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那蛇两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看了一回，也望山下去了。太尉爬起来，兀自惊吓不已。

太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再要上山时，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黄牛，横吹着铁笛，转出山凹来。那道童明眸皓齿，全无俗态，见了太尉，呵呵大笑，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太尉大惊，便说：“你如何得知？”道童笑说：“我早间伏侍天师，天师说你要来，请他往东京祈禳天下瘟疫，天师已经乘鹤驾云去了。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说完，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说：“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吩咐过他，已定是去了。”于是寻着旧路，奔下山来。

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室坐下。太尉将上山途中所遇到的困难凶险说给众人听，又说了遇到牧童的事。真人说：“可惜，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叹息说：“我就如此有眼不识真师！”真人说：“太尉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说是去了，待到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

次日早膳后，真人、道众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宫前宫后，尽情游览，许多景致，看玩不尽。但见有一所殿宇，正面两扇朱红大门，门上用大锁锁着，交叉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的朱印；檐前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伏魔之殿”四大字。太尉问：“此殿是什么去处？”真人答：

“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又问：“如何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经一代天师，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心中惊怪，对真人说：“我熟读史书，何曾见锁魔之法！你等妄生怪异，煽惑良民，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再三禀说开不得，太尉大怒说：“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阻挡宣诏，不令我见天师的罪；再奏你等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罪。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命人砸开大锁，推开门。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不见一物。点着十数个火把，方见中央一块五六尺高石碑，前面都是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碑后却有四个楷书大字“遇洪而开”。洪太尉看了，大喜说道：“这分明是数百年前已注定教我开看，却何妨。汝等与我多唤几个火工道人，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真人无奈，只得把石碑放倒，并力掘那石龟。掘下约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众人把石板一齐扛起，石板底下，有一个万丈深的地穴。

众人正看时，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随即一道黑气，滚将起来，掀塌半个殿角，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洪太尉目瞪口呆，问道：“走了的是什么妖魔？”住持真

人叫苦说：“太尉不知，当年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说：‘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若放出世，天下必生事端。’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

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也无良法，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交差，装着无事，并嘱咐从人，休将放走妖魔一节，说与外人知道。此后近百年间，宋朝倒也没有出甚大乱事。

话说到宋哲宗时，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出了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使枪弄棒，相扑顽耍，踢得一脚好毬，京师人都叫他高毬。发迹后改作高俅。

高俅不知仁义礼智、信行忠良为何物，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犯事被官府脊杖二十，逐出东京。只得来到淮西临淮州，投奔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一住三年。后因哲宗大赦天下，高俅便思量回东京。柳世权写了书札，将他推荐到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亲戚董将仕家。董将仕看了柳世权来书，寻思：“这高俅是个帮闲没信的人，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却碍于柳大郎面皮，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留下歇宿。住了十数日，董将仕便将高俅转荐到小苏学士处。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迳到学士府内。小苏学士知道高俅的为人，心想：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送他去驸马王晋卿——人唤小王都太尉——府里，他便欢喜这样的人。

这小王都太尉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喜爱风流人物。一见高俅，便非常欢喜，留在府内做个亲随，如同家人一般。

一日，小王都太尉将一付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连同一封书信，差高俅给他的小舅子端王送去。端王是神宗皇帝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的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聪明俊俏，也是个喜爱风流浮浪的王子王孙，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无所不会。

高俅投端王宫中来。院公问知他是王驸马府差送玉玩器来进大王的，便说：“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你自过去。”便引他到庭门。端王把绣龙袍前襟拽起扎揣在绦儿边与三五个小黄门蹴气球玩。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突然一个球飞起来，直滚到高俅身边。

高俅使个“鸳鸯拐”，将球踢还端王。端王大喜，问道：“你是甚人？”高俅跪下说了王都尉差他送玉器的事，并呈上书信。端王并不理会玉玩器，只叫从官收过，却问高俅：“你原来会踢气球？唤做什么？”高俅叉手跪覆说：“小的叫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怎敢与恩王下脚！”端王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妨。”高俅三番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大喜，自此将高俅留下侍奉，形影不离。

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

册立端王为天子，号曰徽宗。登基之后，徽宗便有意抬举高俅，先教枢密院将高俅入名，随驾迁转。没半年，直做到殿帅府太尉。高俅小人得势，志意踌躇，拣选了吉日去殿帅府里到任，传令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以逞威势。

第二章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殿帅府有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升帐这天，因病假未到。王进之父王升，原是都军教头。高俅在市井厮混时，曾被王升一棒打翻，他一直忌恨在心。他知王进是王升之子，又见他人未到，不禁怒火中烧，厉声责问。军正司官员忙将王进半月前已告病假，未来衙署的事禀告，高俅喝道：“胡说！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本官？快与我拿来！”牌值官不得不到王进家来呼叫。

王进只得捱着病体，到殿帅府参见。高俅说：“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你爷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你懂得什么武艺？如何敢小看我，不伏俺点视！”喝令拿下，加力杖打。

众多牙将都和王进要好，求告说：“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一次。”高太尉喝道：“且看众将之面饶你今日！明日再和你算账！”王进谢罢罪，抬头看，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说：“俺说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他今日发迹，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说‘不怕官，只怕管’，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

王进只与六旬老母相依为命。回到家中，对娘说知此

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哭罢，母子商量，镇守延安府的老种经略相公，正是个用人去处；且彼处军官多有到过京师，与王进相熟的，便决计逃出东京，投奔延安去。

当日天还未黑，王进吩咐守在门口的军人张牌说：“我明早要到酸枣门外岳庙烧头香还愿，你今晚先去吩咐庙祝，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等候，还要敬献三牲。你庙里歇了等我。”张牌去了。

当夜母子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装了两个料袋包袱，拴在马上。等到五更，王进叫起李牌，吩咐说：“你与我拿些银两去岳庙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也拿着银子去了。

打发了牌军，王进赶紧扶娘上马，挑了担儿，趁天色未明，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行去。

高俅得知王进逃出京师，发下海捕文书，以逃军之罪，教各州各府严加缉拿。

王进母子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一地，盘算离延安府已不远，心生欢喜，不觉多走了几里路，错过了宿头，天色已晚，为没处投宿发愁。却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便紧赶过去。

转入林子，果见一所大庄院。王进去敲庄门，一个庄客出来，问有何事。王进说了借宿之意，那庄客去禀庄主太公，多时，出来说道：“太公教你两个进去。”王进母子随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到草堂上来见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以上，须发皆白。王进说了投宿之意，

太公说：“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叫庄客安排饭菜酒肉给他母子吃了，便让去客房安息。

到了次日天晓，太公不见客人起来，听得客房里有人呻吟，便问：“谁人如此呻吟？”王进慌忙出房答道：“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痛病发，因此呻吟，烦扰太公。”太公说：“休要烦恼，就在老夫庄上多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痛的方，可与你老母服用。”王进谢过，母子二人即在太公庄上将息了五七日。王母之病渐渐痊愈，王进收拾行李，准备赶路。

也是合当有缘，当日，王进到后槽看马，却见空地上一个赤膊后生，刺了一身青龙，约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说：“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后生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不信倒不如你！敢和我叉一叉么？”说犹未了，太公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说：“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说：“客人莫不会使枪棒？”

王进说：“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说：“是老汉的儿子。”王进说：“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说：“如此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一定要与王进比试。王进说：“小官人若是不当真，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说：“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说：“客官，既是肯教小顽，使一棒何妨？”王进笑说：“恐冲撞了令郎，不好

看。”太公说：“不妨。就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说：“怨在下无礼。”就去拿了一条棒，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拿了棒便直奔王进。王进拖了棒便走，那后生不舍，抡着棒又赶入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去。那后生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便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说：“休怪，休怪。”

那后生爬起来，便去拉条凳子请王进坐，拜说：“我枉自经了许多师父，原来不直半分！”王进说：“连日搅扰宅上，定当效力。”太公大喜，叫庄客杀羊斟酒，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教后生正式拜了师父。王进也将他因高俅挟私报复，逃出东京，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的事说了一遍。太公说：“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是少华山。这村唤做史家村。这儿子从小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叫他做九纹龙。教头既到这里，成全了他亦好。”王进说：“太公放心，小人教了令郎方去。”

约莫过了半年，史进的十八般武艺都已学得精熟。王进也算报了太公招待之恩，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仍要上延安府去。太公父子百计挽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送了两个缎子、一百两花银作谢师礼。王进母子辞过史太公，自望延安府而去。

王进走后不到半年，史太公染病而逝。埋葬太公后，史

进每日依然只是打熬气力,张弓走马。

到了六月,史进正在打麦场柳阴树下乘凉,见到猎户獐兔李吉,便问:“往时你常担些野味来卖,我不曾亏了你钱,如何近时不再担来?敢是欺负我没钱?”李吉答说:“小人怎敢。只是如今少华山上添了一伙强人,为头的大王是神机军师朱武,其余两个叫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专门打家劫舍。华阴县里也禁他不得,小人不敢上山打捕野味,哪有来卖!”

史进听了,便叫庄客拣两头肥牛杀了,备上酒宴,请来村民吃酒,并对众人说道:“少华山上聚集一伙打家劫舍的强人,早晚要来俺村中罗唳。今天特请众人来商议。各家准备家伙,那厮们来时,我庄上打起梆子,众人各执枪棒前来救应;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递相救护,共保村坊,如何?”众人说:“大郎做主,谁敢不来。”酒后,众人各自准备器械,史进也自修整门户墙垣,设立梆子,拴束衣甲刀枪。

一日,少华山三个头领议事,要去劫掠些财物、粮食,供山寨之用,并防备抵抗官军围剿之用。陈达要去华阴县,杨春说:“去蒲城县,万无一失。”陈达说:“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华阴县人多粮丰。”杨春说:“若打华阴县,要从史家村过。那史进是个大虫,如何肯放我们过去?”陈达说:“兄弟懦弱,一个村坊过去不得,怎敢抵敌官军?”杨春说:“不可小看他,那人真是了得!”朱武说:“我也闻他十分英雄,兄弟,休去罢。”陈达叫将起来,说:“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难道是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罗:“先去

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陈达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罗，望史家村去了。

史进正在整制刀马，听庄客报知，就庄上敲起梆子。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庄户聚起数百人，拖枪曳棒跑来，随史进出庄抵敌。陈达人马在山坡下，他在马上说道：“俺往华阴县借粮，假贵庄一条路，放我们过去，回来自当拜谢。”史进说：“我便肯，只是还得问我手里这口刀肯不肯！”陈达大怒，挺枪刺来，史进抡起手中刀迎上前去。斗了多时，史进卖个破绽，陈达把枪望心窝搠来，史进腰一闪，陈达和枪都跌入怀里，史进轻轻将陈达提过马来，丢在地上，叫庄客绑了。

朱武、杨春知陈达被捉，哪敢去硬拼，便想了一条苦计，去救陈达。

史进在庄上忿怒未消，庄客又来飞报：“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说：“正好捉了一并解官。”又打起梆子。带了众人，正要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到庄前，双双跪下。史进喝道：“跪下何说？”朱武哭说：“小人等三个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拿。小弟三人情同手足，今愿来就擒。英雄可将我三人解官请赏，并无怨心！”史进寻思说：“他三人如此义气，我拿去解官请赏，岂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便叫二人进庄。朱武、杨春来到后厅，依前跪下。史进三番五次叫起来，都不肯起。史进说：“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我就放陈达还你，如何？”朱武说：“连累了英雄，不当稳便，还是把我们去解官请

赏。”史进说：“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么？”朱武说：“死尚不惧，何况酒肉！”史进大喜，放了陈达，就后厅置酒设席款待三人。

自此，史进与朱武等三人结成朋友，常相往来。转眼要到中秋，史进叫庄客王四带书信去少华山请朱武兄弟至十五夜来庄上赏月饮酒。三位头领大喜，应允赴宴，并写封回书交王四带回，又赏了他五两银子。谁知王四在山上多吃了些酒，下山后醉倒在林子里，被猎户獐兔李吉撞见。李吉搜去银子和书信，从书信上知少华山强人与史进有往来，便到华阴县城报了官。

王四睡到二更方醒，看见月光照在身上，四边都是松树，吃了一惊，去腰里摸时，银子和书信都不见了。他怕被史进责备，回庄后，竟谎说头领们很高兴，应约准时赴约，因怕路上有闪失，没有回书。史进也不在意，自教庄客准备酒筵之事。

中秋这日，史进庄上准备了酒菜，单等客人到来，朱武三人吩咐小喽罗看守好寨栅，只带几个跟随，步行来到史家庄。史进接着，请入后园，饮酒赏月。四人正叙说旧话新言，只听墙外喊起，却是华阴县尉引着两个都头及三四百士兵围住庄院，要捉强人。火光中照见钢叉、朴刀、留客住，似麻林一般。都头叫道：“不要走了强贼！”

史进沿梯子上到墙头上，问明两个都头，知是李吉原告，又知是王四醉酒惹的祸，已无转还的余地。便在梯子上叫道：“请二位都头权退一步，我亲自将他们绑缚出来解官

住了几日,史进谢绝了三头领的挽留,将庄客财物都留在山寨,单身一人,收拾了些散碎银两,提口朴刀,奔延安府而去。